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熊 斌著

LOVE STARTS TONIGHT

爱情从今晚开始

同学
一场



成长的酸甜苦辣，当时未必都能体会。也许你和我一样，曾经辉煌，曾经迷茫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有你知道我的迷茫
因为不懂爱情而相爱，因为懂了爱情而分手



伤心总是难免的，难免的，难免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比我好，比我好
过去的一切只是一场荒唐的绮梦，真正的爱情，只能从今晚开始

LOVE STARTS TONIGHT

爱情从今晚开始

熊 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从今晚开始/熊斌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同学一场)

ISBN 7-5360-3476-8

I. 爱... II. 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23 号

爱情从今晚开始

熊斌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星湖大道)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4,000 册

ISBN 7-5360-3476-8

I·2871 定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LOVE STARTS TONIGHT



熊斌

作者简介

熊斌，男，1976年1月生于江西省吉安市，祖籍南昌。1997年毕业于洛阳工学院电气系，同年分配至洛阳一拖集团冲压厂，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后赴广州打工、流浪，先后做过广告业务员、专题记者，现为广州某广告公司文案策划。

十五岁起发表古体诗词、随笔等零星作品，不值一提。

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 611# (343000)

内容提要

实用主义教育盛行的大学里，高放、林晨枫、楚天阔和江雪绝对是一群校园另类。

他们携手创办《围墙》杂志和女生茶馆，组织高校希望工程义演，策划风度礼仪大赛和辩论会，尽情挥洒青春和梦想，展示自己对成长的见解与感受。他们的工作得到校长钱伯钧和高数老师裴延庆的亲切关怀以及日月商城涂总经理的热心帮助，也逐渐赢得广大同学的支持与理解。

在长期的亲密交往中，天阔与江雪，高放和林晨枫之间都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与此同时，天阔又被自己马拉松式的初恋深深困扰，始终无法向江雪表白。

直到有一天傍晚，江雪邂逅借酒浇愁的天阔，并把他扶到家中，两个人才终于真情面对，坦开心扉……

目 录

一	江雪	1
二	梅子	10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	30
四	风雨围墙梦	48
五	记得当时年纪小	90
六	东边日出西边雨	143
七	师生论道	188
八	众口纷纭话经典	212
九	我终于失去了你	237
十	阿兰	251
十一	林晨枫	270
十二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287
	后记	334

一 江雪

这是四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楚天阔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小床上，身上的薄被正散发着清香。他猛地坐起来，四下一打量，却发现小屋的摆设非常眼熟，只有一张书桌和一排书柜。难道是——

天阔赶紧走到窗前，拿起书桌上的小镜照了照。还好，也许昨晚睡得不错，镜中人不算太憔悴。一转身，却见江雪站在面前，一脸笑意，两人几乎脸对脸。

“真的是你！”天阔伸出双手，一把揽住她的肩膀，又惊又喜。

江雪没有退让，调皮地一笑：

“我听到里面有动静，就偷偷溜进来。没想到你真醒了。”

天阔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连忙缩回双手：“等会儿再聊，我先去洗一下。”

他匆匆洗漱一把出来，还没在藤沙发上坐稳，手上又多了碗桂林腐乳白糖粥。

一阵香气扑来，楚天阔顿感饥肠辘辘。不及道谢，接过来就往嘴里送。

江雪没有马上坐下，却斜倚在他对面的矮柜上，双手环抱胸前，笑盈盈地看他一脸馋相：

“看你这呼呼有声音的样子——知道的知道你在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刷碗。”

天阔懒得理她，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方才放下碗：

“长这么大，头一回感到粥这么好喝！”

“那当然——从昨晚借酒浇愁到现在，你已经快二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天阔一愣：“我喝醉了吗，那高放呢？”

“还有高放？怎么我就看到你一个？”

“对了。当时我沉默半晌，说了声‘谢谢’，高放也回答一句‘去吧’。于是我们如释重负地干了几杯，后来他说有事先走一步。”天阔低头想了想，仍有些神情恍然，“可我根本就没喝多少，以我的酒量，怎么会醉成这样？”

江雪也迷糊了：

“什么‘谢谢’、‘去吧’——你跟高老大打什么哑谜？”

“很快你就知道了。”楚天阔笑了笑，立刻恢复常态，“——今儿是双休，叔叔阿姨怎么都不在家？”

江雪粲然一笑：“算你走运，没人有幸瞻仰到你的那副醉样——我妈去昆明出差还没回来；我爸他们攻关项目正好到了紧要关头，这几天吃住都在研究所里。”

她说来轻巧，其实一路上都在担心父亲问起来自己该如何

解释。但自己找了他半天好不容易在路上碰到，怎么甘心送他回学校？好在一进门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都快中午了，高放跟林晨枫怎么还没来，不是早说好了——一起给你庆祝生日吗？”

江雪嗔道：“亏你还记得我生日，我还以为你一直躲着不想见我呢！——老大他们已经打过电话，说不来了。”

天阔一愣：“怎么了？”

算起来，这还是他们大三下学期第一次聚会，跟以往相比，已经是平淡得出奇了，没想到高放林晨枫居然还双双缺席。

只听江雪轻声道：“老大说，我们俩很久不在一起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聊聊。”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出乎意料的是，天阔居然不再追问，却沉吟道：“真的就我们俩？——杨帆也不来了？”

江雪盯着他：“我们已经分手了。”

天阔浑身一震：“真的？”

“我想，事到如今，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其实，这一年来，我跟他一直停留在‘谈’的阶段，距离真正的恋爱还差得很远。”

印象中，江雪很少提及她的男友，有时大家出去玩时随口提议：你把杨帆也叫上吧！江雪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叫他干嘛，我们玩我们的！”考虑到他毕竟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三人对她的反应并不在意。只是这样一来，他们对杨帆并无太多

了解，只知道他两年前研究生毕业后，分到所里给江尚舟当助手，并且颇受赏识。

只听江雪续道：“我觉得当初我们能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爱屋及乌。我爸是那样欣赏他，就差没收他做干儿子。当然，杨帆非常优秀，可能是年龄相差有点大，总觉得没有和你在一起那么谈得来，总觉得缺点什么似的。”

“你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楚天阔还是没听出点头绪。

“上个月我爸帮他拿到了一个出国攻博的指标，杨帆希望我第二年考托福出国，我没答应，就这样吵了一架，谁也没说服谁，然后大家就散伙了。”江雪双手一摊。

天阔追问：“你为什么不同意？”

“他不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吗？”江雪瞟了他一眼，“我向来不喜欢托福这种考试，不能因为杨帆就破例。我外公就曾说过，托福东来有十几年了吧，也不知托来的是祸还是福？何况，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要出国，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呀！”

江雪的外公是大学外语系资深教授，母亲又长期担任公司首席翻译，家学渊源，她的英文也自然是“一级棒”。杨帆设想让她通过托福出去，本在情理之中，没想到江雪竟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楚天阔连连摇头，他觉得江雪的理由实在有些勉强：

“为了你们的将来，你连一次考试都不能忍受吗？就算你舍不得父母，过几年后回来不就行了吗？”

江雪竟一反平日的温柔可人，摆出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我就不跟他走。你管得着吗你？”

其实，楚天阔刚才也只是有意试探，见状忙改口道：“那你们就这样结束了？我怎么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江雪一惊：“还要怎样——他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挫折，我这一来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他当然就一气之下，扬帆而去了。嗨，说起来，我跟他的名字合到一块也很不吉利：江上有冰雪，即便扬起帆也很难远航的。你说呢？”

这家伙到现在还这么幽默，天阔摇头一笑：“你大概不知道吧，杨帆来找过我好几回呢。”

“就是，我刚才还奇怪你怎么会突然提起他？”小姑娘大为紧张：“——原来你见到杨帆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要见着了还用找几回？”

这家伙！江雪瞋了他一眼，暗地松了口气。

“昨天中午我们宿舍老三才想起告诉我，有个姓杨的同乡找过我好几回，要我晚上早点回来，十点左右他会再来。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有这么个老乡，你刚才一说我才知道是杨帆（天阔和杨帆祖籍都为湖北黄州，称得上是半个老乡）。他大概是想让我劝劝你——可我没感觉过你平时很听我的话呀！”

“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吧！”江雪含糊其辞。心想：傻子，才不是那么回事呢！

上午楚天阔还没醒时，她突然接到杨帆的电话。

“我都明白了，祝福你们。”

江雪却没有反应过来，以为他气昏了头：“你说什么，祝福谁？”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找你、找楚天阔，但都找不到——其实，你们俩是在一起，对不对？”杨帆在电话里长长地叹了口气，“——以前，你就在我面前对楚天阔赞不绝口，原来是提前给我做心理准备。”

江雪心中一震，下意识想反驳对方，却又无言以对，只好轻轻地挂了电话。

楚天阔感叹了一句：“算了，先不说这些伤心往事了。这样吧，中午我请客，安慰一下你这颗失落的心，顺便，再向你美救英雄的行为表示谢意。”

江雪转颜一笑：

“你先歇着，中午还是我来露一手。”她边说边往厨房走去，“菜我上午就买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其实，只要是你会做的菜，我没有不爱吃的。”楚天阔乐得逍遥，趁机献了一媚。

“是吗？”江雪果然回眸一笑。

工夫不大，小桌上渐次摆开一溜：

辣子鸡丁青白分明，家常豆腐金黄灿烂，冬瓜排骨汤香浓四溢，主食则是江雪最喜欢的千层饼。

当江雪端着 he 最喜欢的麻辣鲫鱼上场时，楚天阔之流只有垂涎三尺的份儿，他嘴上却在谦让：

“喂，你看你搞的这些菜，全是我爱吃的，整个儿像是给我过生日。”

“你看你说的，谁爱吃不都一样吗？”

“这倒也是——不过这么好的菜，我要不赤膊上阵，就辜负了你的大好手艺了。”天阔说着真把外套脱了下来。

江雪正忍俊不禁，楚天阔却脸色一变，手忙脚乱地往衣服口袋摸去。

江雪微微一笑，手中已经多了个东西：

“是找梅子的信吗？”

天阔一愣：“怎么，你都知道了，你看过信了？”

江雪摇摇头。天阔登时想起这是封挂号信，信皮上就有梅子的名字。他们四个虽然亲近，却是“亲密无间”，非常尊重各自的隐私。只听江雪轻声道：

“当时我把你扶上床后，怕你乱动乱吐，就在你身边守了一阵——没想到你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反倒是我，突然间浮想联翩，一点睡意也没有。直到天快亮，才趴在床边打了个盹。忽然觉得脸上痒痒的，抬头一看，原来你翻了个身，从口袋里滑出一封信。”

她握着这封信怔怔出神，竟不知东方渐白。连江雪也没想到，自己二十岁的第一天就这样来临了。

“能告诉我，你都在想些什么吗？”楚天阔放下筷子，深深地凝视着她，心中的感动像涨潮的海水涌将上来。

江雪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你一直走位飘忽，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昨晚却又突然醉倒在街头，跟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楚天阔相比，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我猛然发觉虽然在一起这

么久了，可我并不了解真正的你。”

天阔接过那封信，默视良久：

“其实，我昨晚准备喝几杯后就去找你的，把这五年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没想到我竟然喝醉了，更没想到又会在那儿撞见你——就像是很多年以来，我围着几个人转了个很大很大的圈子，最后，还是转回到了你身边一样——老天都在帮我，今天你注定会了解到一个真正的楚天阔。”

江雪痴痴地凝视着他，天阔却是百感交集，个中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突然间，眼角的余光扫过沙发上的两本《围墙》杂志，他心中一颤，起身捧起这本力图托起大学的光荣和梦想的创刊号：

“整个上午，你都在看《围墙》吗？”

江雪默然点头，其实这份杂志她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熟悉得可以把里面的内容背下来。楚天阔顿时呆住，只听江雪轻声道：

“天阔，我总觉得当时有种奇特的力量在支撑着你，推动你克服所有困难把《围墙》办成——现在想来，这一切会不会跟梅子有关？”

江雪凝神看着天阔，目光中有些异样。

起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原来一向慵懒随意，竟会一直跟着楚天阔，为杂志付出许多。直到现在，她才有些恍然：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固然极易使人感到疲倦和冷漠，然而当一个人为了爱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时，他身上所焕发出的那份美感，具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力量，很快掀起了她心中滔天的波澜

和激情，终于冲毁彼此之间那层厚厚的心灵保护墙，携手把荒地建成了家园。

天阔也料到江雪会有此问——相爱是对整个身心的洗涤和冲击，对生命中的哪件事会没有影响？

“你的感觉不错。梅子正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且在整件事情里，她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如果从她身上说起，就得追溯到四年前……”

二 梅子

四年前的秋天，楚天阔背负着高考失利和初恋失败的双重打击，来到离家很远的市九中。

他到高三（1）班的头一天就听说了梅子的大名。就是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孩已经垄断了上高中以来所有大考的第一名，让班里数十名小男子汉抬不起头来。天阔的惊讶不在于对方是个女孩——他一眼就认出梅子就是自己三年前的同桌。

当年班里总是余晖远和他轮流坐庄，梅子只能屈居老三。或许是这个原因，虽然是同桌，刚开始两人说话并不多。

偏偏大家都是乒乓球迷，连课间十分钟都不放过，经常在球场上不期而遇。楚天阔和余晖远水平相当，一个球风凶猛，起板扣杀的线路常常出人意料，一个则攻防稳健，步法极佳，总是打得难解难分。

梅子却在女生中没有对手，时间稍长便觉无味，眼角的余光自然往他俩身边瞟，暗自羡慕他们俩无论考场和球场都是这样的棋逢对手。

天阔和晖远很快留意到了梅子的目光，便叫她过来一块

玩。刚开始，梅子有点放不开，但几局下来也就随便了许多。楚天阔耐心地指点梅子正手弧圈球技术，余晖远则教她侧身抢拉的步法要领。

不知不觉，课上课下，他们仨很自然地聚在一块切磋交流。无论是球技还是学习，梅子都自觉提高不少。是以期中考试还没开始，她已有极大信心能打败楚天阔和余晖远。不料水涨船高，结果总是只差一步，无论她怎么努力，这一步就是迈不过去。梅子暗自嘀咕：是不是还是运动太少了？

到毕业时，楚天阔和梅子从不大熟悉到相互欣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甚至期待着梅子能在最后一次考试，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中考中打败自己。因为那个令梅子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在他看来只是运气欠佳。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被全班女生引以为荣的梅子竟在中考中败下阵来，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此后，楚天阔和余晖远都失去了她的消息。

天阔没想到三年之后，会在自己“落泊”之际重逢旧友。本来，他离开呆了六年的母校一中，转到离家较远的九中，就是为了避开原来的老师同学，却没想到会在这儿重逢多年不见的梅子。

回想当年，再看今天，不由得楚天阔不感慨万千。可没等他调整好心态，两人便在教室门口面对面地撞见了。

梅子眼睛一亮，“天阔”二字还没叫出口，却惊讶地看到老同学一副漠然的神情。她愣了一下，突然明白了什么。